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土耳其

蘇聯 A·Φ·米列爾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譯 者 的 話

本書係根據聯共(布)高級黨校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現代世界史講課速記稿翻譯的，內容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英國、法國、土耳其、德國、美國等國的歷史。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發表後，蘇聯歷史學界曾指出這部講稿內容方面有缺點（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理論沒有成為這部著作的基礎），故本書僅供研究和學習現代世界史時參考之用。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教研室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鼓樓西大街福胡同26號

*

1954年8月第一版

1954年9月第二次印刷

外II3-4·337/4371/32·1X1/2·34,000字

2575-5587册(13+30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А. Ф. Миллер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Турция в 1918—1939 годах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лекций, ВГШ при ЦК ВКП (б), М. 1948.

聯共(布)中央高級黨校講課速記稿一九四八年版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時期的土耳其

A·Φ·米列爾教授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對土耳其的影響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遭到的軍事潰滅，給戰勝國面前展開了一幅最有利的前景。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簽訂的摩德洛司停戰協定，表明了奧斯曼帝國的破產。協約國認為它們終於能夠完全瓜分土耳其了。

在帝國主義國家對近東的政策中，英國當時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它在土耳其的最近目的，是佔領黑海海峽和分裂小亞細亞。這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總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計劃是與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對伊朗與阿富汗建立保護制度、佔領阿拉伯各區，從而自印度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建立一條完整的英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紐帶聯系在一起的。

不列顛帝國主義者覺得土耳其問題並不是特別複雜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英國艦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開到了黃金角。還在這以前，不列顛的軍隊就破壞摩德洛司停戰協定條款，佔領了莫蘇爾、亞山大勒達與亞達那區（後來，亞歷山大勒達、色雷斯以及敘利亞邊境以北地區都交由法國人佔領）。久以後，意大利人又佔領了安塔利亞和鄰近地區，直到柯尼亞止。在古的斯坦，英國的好細則在

『獨立』的口號下策動古的斯坦人暴動。在撒姆松和達拉布松，當地的希臘人按照倫敦與雅典的指示，進行鼓動，要建立一個希臘人的國家——『龐特』。在小亞細亞東部，英國則支持阿爾明尼亞的反革命分子——達史那克黨人，挑撥他們和土耳其人衝突，以加深阿土之間的糾紛。英國的部隊甚至出現於撒姆松，出現於黑海上。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發生了一件使土耳其特別痛心的事變：希臘軍隊經協約國允許，佔領了伊斯密爾區。

帝國主義者是沒有看到土耳其有一種能够阻礙先佔領而後瓜分這個國家的力量的。協約國的敵人——少年土耳其黨人——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摩德洛司停戰協定簽訂後立即召開的少年土耳其黨代表大會上，塔拉特·巴夏作了他最後的一次總結報告。他宣稱：『我們的政策已遭失敗了。因此，我們要以任何形式來保持政權都是不可能的……』。恩維爾、塔拉特、詹瑪爾、拿箕姆以及少年土耳其黨的其他許多領導人，因為畏懼聯軍的迫害，都紛紛流亡國外。少年土耳其黨——『團結與進步』黨自動取消了。奧斯曼議會被解散了。經過一個短期的『過渡』內閣以後，極端反動的分——封建買辦的『自由與和睦』黨的代表人物，馬上就掌握了土耳其的政權。蘇丹的女婿——駙馬斐利得巴夏被任命為宰相，他是一個公開的英國代理人。蘇丹伐希德丁（穆罕默德第六）和政府都完全從屬於新主子——不列顛帝國主義了。

但儘管如此，帝國主義者還是失算了。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物，它

鼓舞了土耳其人去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作鬥爭。俄國沙皇制度的崩潰與地主和資本家政權的消滅，爲土耳其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爭取獨立的新機會。由於十月革命，『……出現了這樣一種新因素，即處於西方與東方之間、處於世界財政剝削中心與殖民地壓迫舞台之間的強大的蘇維埃國家，它以其自身的存在使全世界革命化起來』（二）。無論蘇丹的和德國的以及後來協約國的書報檢查機關如何橫行霸道，關於俄國的偉大事變的消息還是傳播到了土耳其。土耳其的士兵——在高加索前綫參加過與俄國革命軍聯歡的人、從俄國回去的戰俘以及從德國回國的土耳其工人——其中有許多人已成爲斯巴達克同盟盟員，都隨身帶回了消息。土耳其人民知道了在沙皇俄國的地方已建立了一個完全嶄新的工人和農民的國家，它擯棄了任何的侵略計劃，並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被壓迫民族的大公無私的朋友。

蘇維埃政府從它成立的最初幾天起就向東方各國人民伸出了援助和友誼的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通過的和平法令，宣佈了廢除沙皇制度下的一切秘密條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由列寧、斯大林署名的蘇俄人民委員會告俄國與東方回民書指出。『……已被推翻的沙皇所訂的、而後又爲被推翻的克倫斯基所批准的關於佔領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條約，現在已被撕毀和廢除了。』（二）

因此，俄國的十月革命決定性地改變了土耳其的國際環境，並使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的發生以及後來順利發展的可能。這一爲十月革命所鼓舞的民族解放運動之所以能够取得勝利，首先是因爲它曾獲得蘇維埃國家的直接支援。同時，土耳其人民爭取自己獨立的鬥爭對於東方其餘各國人民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一鬥爭是把民族問題『……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三）的因素之一。斯大林同志在俄

共（布）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論到這一轉變過程時曾指出：『其次是第二個因素，它使民族問題先由解放運動的星星之火，然後爲熊熊火燄擴大，發展爲包括全球的整個殖民地問題，這個因素就是帝國主義集團要瓜分土耳其並滅亡其國家的企圖。在回教民族中，土耳其在政治制度方面是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它不能容忍這種前途，它高舉起了鬥爭的旗幟，並把東方各國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反對帝國主義』（四）。

安那托利亞民族政權的組成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在安那托利亞發展起來的，即在土耳其民族基本核心自古形成的地方，外國佔領者還沒有侵入到那裏。起初這個運動曾具有自發性，實質上反映了土耳其農民對封建地主的壓迫的抗議。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以前，土耳其農民的境遇已極艱苦了。戰爭以及隨它而來的國家最重要地區之被佔領，又給農民帶來了新的重負，新的破產現象，帶來了當局的橫行霸道和最痛苦的東西——外國侵略者的暴行。並且，許多從前靠在俄國邊區、在伊斯坦布爾、伊斯基爾以及其他大都市裏掙得工資謀生的農民，也由於戰爭和佔領而喪失了這種生活來源。由於所有能工作的男子都已參軍，農村的工作則由老年人、婦女和兒童來完成。常常可以見到老農把木犁架在他所僅有的一頭母牛和自己女兒身上從事耕作的景象。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軍隊中的幾十萬士兵，即因不願爲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帝國主義

目的而打仗，便攜帶武器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並在安那托利亞全境建立了爲數衆多的游擊隊。這些游擊隊首先與佔領者作鬥爭。

由此可見，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動力是農民。但是農民尚未獲得無產階級的領導。土耳其的工人階級當時數量過少，而且在政治上又很軟弱，還不能成爲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

因此，以整個民族利益代表資格出現的安那托利亞的資產階級，便領導了民族解放運動。在少年土耳其黨人執政年代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這個資產階級已顯著地鞏固起來了，並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力量。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如伊斯坦布爾、伊斯密爾、色雷斯及其他地方之被外人從土耳其奪去，不能不引起安那托利亞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爲在它面前所產生的實際威脅不僅是喪失這些地方，而且是土耳其整個國家的滅亡。

安那托利亞的資產階級並不是立即就參加人民運動的。它曾等待過一個時期，希望僅用向協約國請願和呼籲的辦法來達到保全土耳其土地的目的。但是，對蘇丹政府和對協約國寄予『寬大』的希望迅速幻滅了。另一方面，農民反對佔領者的發動表明了，在土耳其內部是有反擊帝國主義的羣衆基礎。因此，安那托利亞的資產階級才參加了人民運動，並成了運動的領導者。

知識分子階層（主要是軍人知識分子階層）是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傳導者，他們認爲反對干涉者和蘇丹的武裝鬥爭是救亡圖存的唯一手段。在他們中間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這就是奧斯曼陸軍將領穆斯塔法·凱末爾·巴夏，整個運動即開始按他的名字稱之爲凱末爾運動。

摩德洛司停戰協定簽訂時凱末爾正担任軍長的職位（當時駐敘利亞）。凱末爾憤激於蘇丹政府奴

顏婢膝地屈從協約國，他尤其憤恨的，是政府甚至把根據停戰協定條款原可留給土耳其的許多地區也拱手讓給了英國人。凱末爾曾企圖利用自己的權力來阻止英軍進入亞歷山大勒達，但宰相却電令他不對英人有任何違抗。於是凱末爾遂告辭職，並於一九一八年底前往伊斯坦布爾。

凱末爾到達首都後，便和其他若干擁護爭取獨立的人士建立了聯系，企圖喚起蘇丹和當時還存在的國會議員們的愛國感。但是，事實上已被佔領的伊斯坦布爾不是一個宜於組織力量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地方。並且，當時從安那托利亞又傳來了那兒的農民游擊隊在那兒展開了反對佔領者的鬥爭的消息。於是，凱末爾了解到：組織民族的力量只有在安那托利亞才可能。

依靠朋友們的幫助，穆斯塔法·凱末爾獲得了以軍隊檢查官資格出差到安那托利亞東部的機會以後，便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到達了薩姆松，並立即領導民族解放運動。到這個時候，安那托利亞不僅已有了游擊隊，而且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組織——「護權協會」；不過，它們還是分散地進行活動。凱末爾便着手統一民族的力量。他向全國散發通知書，其中載稱，「祖國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和民族獨立正在危險中」，「中央政府已不能履行其職責」，因此必須在安那托利亞召開一個「不受任何影響與控制的」國民會議。凱末爾的通知書中還指出，「從今以後伊斯坦布爾將不能再行統治安那托利亞，並須從屬於安那托利亞」。

由於因凱末爾的活動而驚惶不安的英國人之堅持，蘇丹遂命令凱末爾中止出差任務，返回伊斯坦布爾。但是凱末爾遞了辭呈，並聲明他以一個公民的私人身分留住安那托利亞。從而他就把自己的命運和民族運動完全聯系起來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土東各縣護權協會』代表大會在埃爾斯倫開幕了。會議歷時兩星期。它所通過的決議和宣言，都宣告土耳其人民決不容許安那托利亞東部遭到分割與奴役。在埃爾斯倫選出了以凱末爾爲首的『代表委員會』，實質上它就是新土耳其的第一屆臨時政府。

一個月以後，即一九一九年九月，在西發斯舉行了『護權協會』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包括各種民族要求的大規模的綱領：一切佔領軍從土耳其撤退，取消破壞民族主權的一切限制等等。西發斯代表大會成立了全土統一的『安那托利亞與隆美利亞護權協會』及其中央機關『代表委員會』，也以穆斯塔法·凱末爾爲主席。

從這時起，伊斯坦布爾事實上已喪失了土耳其政府中心的意義。除外國佔領區外，國內的全部政權都轉入了代表委員會的手中。在西發斯代表大會開會期間，蘇丹政府和英國人曾挑撥古吉斯坦人起來暴動，企圖驅散代表大會並逮捕大會的領導人。但是這個企圖以徹底的失敗告終了。『代表委員會』向蘇丹提出要求，要政府辭職，來回答這一企圖。蘇丹被迫讓步了：他以較『溫和』的政府代替了駱馬菲里得·巴夏的內閣，並同意召開奧斯曼議會。然而在英國人的影響下，議會不是如凱末爾所要求的那樣，在安那托利亞召開，而是召開於伊斯坦布爾。

議會選舉使民族主義分子獲得了壓倒的多數。凱末爾也當選了，但他拒絕前往已爲協約國佔領的伊斯坦布爾。一九一九年年底，凱末爾把『代表委員會』會址從西發斯遷到了安卡拉。從此安卡拉就成爲民族運動的中心了。

伊斯坦布爾政府與安卡拉之間的和平外貌持續了幾個月。一九二〇年初奧斯曼議會開幕了。一九

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議會以莊嚴的土耳其獨立宣言的形式通過了所謂『國民公約』。這一文件確定，『位在停戰協定所規定的界綫這一邊的全部領土，即爲大多數在出身、種族、和宗教方面完全一致、並深深地和自身的人種和社會的權利結合在一起的奧斯曼的回民所居住的全部領土，在法律和事實上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實際上，『國民公約』不但要求土耳其的地區，而且還要求許多非土耳其的地區）。色雷斯西部，以及卡斯、阿達漢和阿爾特芬等地的命運預定以公民投票的辦法來決定。『國民公約』要求保證伊斯坦布爾和馬爾馬拉海的安全，並應在這個基礎上來規定黑海海峽的通航制度。公約說明在下列條件下同意保障土耳其境內各少數民族的權利。即鄰近各國的『回民須享有同等的權利』。『國民公約』在結語中宣告：『我們生存和我們前途的重要條件，就是賦予我們以享有與任何國家一樣的完全獨立與自由之機會，以保證我們的發展，使我們民族興旺與經濟繁榮成爲可能，使我們能够建立現代的正確行動的組織。因此，我們反對阻礙我國政治、法律與財政發展的各種限制。關於償付我國債務所應規定的條件，亦不得與這些原則相抵觸』。

『國民公約』的通過和議會以後的若干行動（例如，它使內閣改組有利於凱末爾黨人）使蘇丹和英人驚惶不安。因此，他們決定採取鎮壓手段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英國海軍陸戰隊在伊斯坦布爾登陸，該城被正式宣佈爲佔領地。佔領軍解散了奧斯曼議會，逮捕了多數議員，並將他們流放到馬爾他島，僅有部分代表得以逃到安那托利亞。伊斯坦布爾實行戒嚴。全部政權，直到警察，都轉入了協約國『最高專員們』的手中。

在伊斯坦布爾被協約國正式佔領以後，蘇丹和政府就依靠着英國，公開地出來反對安那托利亞。

安那托利亞的運動被回教教主解釋〔五〕爲叛亂，而凱末爾本人則被宣佈爲罪犯。幾個月以後，伊斯坦布爾的軍事法庭缺席判決了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死刑。

於是伊斯坦布爾與安那托利亞之間的『和平』就轉變爲公開的戰爭了。

爲了回答這些措施，安那托利亞的民族主義分子在形式上也不承認蘇丹政府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新的議會在安卡拉召開了。它一部分是由逃來安那托利亞的奧斯曼會議議員、另一部分是由新選出來的議員所組成。該議會取名爲土耳其大國民會議，穆斯塔法·凱末爾當選爲議會主席。

大國民會議宣佈自己爲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權。它把立法與行政職能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裏。蘇丹及其政府自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即自伊斯坦布爾被佔領之時所頒佈的一切命令，都被宣佈爲不應執行的命令，因爲蘇丹·哈立法『是在敵人的俘虜下』。議員們都立誓爲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並宣誓忠於『國民公約』。

新政權的第一個對外政治活動就是向蘇維埃俄羅斯呼籲。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開幕後的第三天，穆斯塔法·凱末爾曾寫信到莫斯科給弗·伊·列寧，信中提議建立外交關係，並請求蘇維埃政府在土耳其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給它以援助。不久，安卡拉政府代表團就出發赴莫斯科。一九二〇年秋天，兩國互相建立了大使館。

英希的武裝干涉與凱末爾黨人的勝利

帝國主義者認為，在實現他們瓜分土耳其的計劃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是安那托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起先委託蘇丹來摧毀這個運動。蘇丹把由各種地痞流氓所組成的『哈立法軍隊』派往安那托利亞，領導它的是一個地方的憲兵，名叫安查烏爾的。蘇丹爲了這件事情賜給他一個『巴夏』頭銜，而英國人則供應武器和軍艦。可是，『哈立法軍隊』在安那托利亞游擊隊的打擊下，很快地就被粉碎了。由此可見，單靠國內的反革命力量是失算了。

此後，帝國主義列強就轉入了公開的武裝干涉。協約國把這一使命委託希臘去完成。一九二〇年六月，由英國供應武器、彈藥和教官的希臘軍隊從伊斯美爾出動了。希軍戰勝了土耳其游擊隊的抵抗，在七月就佔領了巴利開息爾、布盧薩和其他許多城市，並開始向安那托利亞的腹地推進。同月，另一支希軍又進入了色雷斯，並佔領了愛德爾納（亞得利亞諾堡）。

同時，協約國又決定用國際條約來把瓜分土耳其的事情固定起來。儘管蘇丹政府在國內事實上已沒有任何權力，戰勝國仍強迫它簽訂和約。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和約締結於色佛爾（在巴黎附近）。根據色佛爾條約，色雷斯東部連同亞得利亞諾堡以及伊斯密爾都必須讓給希臘，摩蘇爾讓與英國，沿敘利亞邊境的一個廣闊地區讓與法國。海峽地帶則劃爲特別區，由國際共管。伊斯坦布爾只是有條件地留給了土耳其，即必須『忠順』地履行條約義務。在安那托利亞東部，規定建立似乎『獨

立』的亞美尼亞和庫的斯坦兩國——帝國主義的兩個前哨。安那托利亞餘下的很大部分則被劃爲各『大國』的『勢力範圍』。事實上，留給土耳其的只是安卡拉與黑海之間的一小塊地方，它既沒有自然財富，也沒有工業，既沒有交通道路，也根本沒有任何發展經濟的可能性。然而，就是這一小塊土地也必須成爲半殖民地。土耳其應解除武裝。領事裁判制度確立了。協約國的全部的財政監督實行了。

色佛爾條約的簽訂在土耳其遭遇到了憤怒的暴風雨。甚至蘇丹見到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也不敢批准這個『和約』。色佛爾『和約』激起了人民羣衆的義憤，更加提高了他們的鬥爭熱情和決心。

土耳其人民不顧重大的困難，表現了罕有的自我犧牲精神。各階層居民都參加了爭取獨立的鬥爭。農民大量地加入游擊隊和正在建立的正規軍。商人把金錢、貴重物品、貨物、房屋等交給凱末爾支配。工人則不僅出發上前綫，而且在後方也進行緊張的工作。安那托利亞沿岸的黑海港口的搬運工人，忘我地裝載和起卸武器。在半手工業式的工場裏製造着武器和子彈。有過這樣的事情：在從各地運來的武器中，常碰到大口徑的炮彈大於現有的大炮口徑。這時工人們就冒着生命的危險，在原始的車床上把這些炮彈鑄出來。

土耳其人民的鬥爭引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同情。所有回教國家的捐獻開始源源不絕地流向安那托利亞。印度、埃及、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國的回民，都要求協約國停止對土耳其的戰爭。

敵人陣營裏所發生的意見分歧也緩和了土耳其的局勢。帝國主義矛盾的增長，很快地就導致如下的結果：實質上只有英國繼續積極地支援希臘人，並堅持瓜分安那托利亞的原則。

特別感到不滿的是法國。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法國在土耳其的投資是最多的。法國資本家在奧斯曼債務中所佔的份額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小亞細亞的戰爭，剝奪了法國資本家在奧斯曼債務項上的收入，破壞了屬於他們的鐵路與企業，蹂躪了那些作爲法國貸款保障的土地。英國瓜分安那托利亞的計劃，使法國有遭受更大損失的威脅。不錯，根據色佛爾條約，色雷斯和沿敘利亞邊境的一帶地區是割讓給法國了，而且安那托利亞鄰近地區還劃爲它的『勢力範圍』。然而，這並不足以補償法國在割讓給希臘人的富裕的伊斯坦布爾所受的殖民地利潤的損失，也不能補償在安那托利亞其餘部分以及伊斯坦布爾從屬於英國統治時使法國所受的損害。因此，在色佛爾條約簽訂之後，法國的統治集團幾乎馬上就開始主張修改它。法國軍隊仍留駐在色雷斯和伊斯坦布爾，而各色各樣的非正式的法國代理人就到了安卡拉，向凱末爾黨人保證『同情』他們的鬥爭。

至於意大利人，那末激起他們憤怒的，是協約國把曾經允許劃給意大利的伊斯坦布爾讓給了希臘人。並且，在歐洲問題上，意大利也認爲自己在凡爾賽分贓時是『分少了的』。因此，意大利人就利用一切可能在土耳其來損害英國人。例如，他們和凱末爾黨人大做軍火生意，隨後這些武器都被轉用來對付英希軍。

在孤立主義者佔有很大勢力的美國，其統治集團對凡爾賽會議的結果極表不滿，而特別是對英法兩國，在沒有美國參加的情況下，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在聖·果摩會議上所作關於瓜分近東石油的勾結。因此，早在一九二〇年夏天，美國就拒絕了要它對亞美尼亞實行委任統治的建議，並拒絕支持英國的近東政策。

但是，對於土耳其來說，具有最大意義的是蘇維埃俄國所給予的援助。這種援助符合於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原則，同時也是由於兩國利益的共同性：土耳其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土耳其人的敵人也正是那些企圖以武裝干涉來絞殺蘇維埃俄國的帝國主義者；而色佛爾條約原是凡爾賽體系的一部分，目的也是反對蘇俄的。

各個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當時正經受着艱難困苦。但儘管如此，它們仍支援了安那托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種援助的精神上的意義也是很大的。安那托利亞的農民看到了，他們在困難的鬥爭中並不是孤立的。他們得到了蘇維埃俄國這樣一個強大而無私的朋友，凱末爾黨人明白地意識到蘇俄對於土耳其人爭取獨立的重要性。穆斯塔法·凱末爾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拍到莫斯科的電報中宣稱：『我非常愉快地把土耳其人民對俄國人民所感到的歡欣鼓舞的心情告知你們，俄國人民不以粉碎自己的鎖鏈為滿足，更在兩年多以來，為爭取全世界解放而進行史無前例的鬥爭，並為永遠從世界上消除壓迫而熱忱地忍受着空前的艱苦。』

正是由於喚醒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百年來的沉睡的偉大十月革命，由於各蘇維埃共和國與外國干涉者進行英勇鬥爭的榜樣，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對於土耳其的掠奪就引起了反擊，它迫使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把手鬆開』（六）。

一九二一年初，土耳其人在反對英希武裝干涉的鬥爭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在伊涅紐村的戰鬥中，剛剛集結起來的一支為數不多的土耳其軍隊，阻止了希軍的進攻。但這還

不是真正的勝利。土耳其人還不能向前推進。然而，就是這次不完全的勝利也鞏固了安卡拉政府的地位。法國和意大利堅決主張召開協約國列強會議，試圖以外交途徑來消除希土戰爭。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月間，會議在倫敦舉行了。土耳其方面被邀出席的，既有『合法的』伊斯坦布爾政府代表，也有安卡拉政府代表。會議沒有得出良好的結果。英國仍舊抱着這樣的希望：它能藉助於希臘的刺刀強迫土耳其承認即便是色佛爾條約的基本條款。法國和意大利則以獲得新的租借權作爲援助土耳其的條件，即在土耳其從屬於帝國主義勢力的舊有原則下與它成立單獨協定。而土耳其人則提出了『國民公約』作爲協定的基礎，並首先要求肅清安那托利亞的外國軍隊。

可是，倫敦會議對凱末爾黨人來說還是有其肯定的意義的。會議暴露了協約國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它還表明，就在不久以前還被宣佈爲『叛亂者匪幫』的安卡拉政府，已得到了協約國事實上的承認。勞合·喬治在會上讓伊斯坦布爾政府的代表首先發言，而這位代表却不得不聲明：『我讓大國民會議的首席代表發言，大國民會議是土耳其人民的真正代表。』

與蘇維埃俄國建立關係，鞏固了新興的土耳其。此後不久，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又先後宣佈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於是，存在於土耳其與蘇俄之間的以反革命政府爲化身的壁壘消失了。這就使得雙方能通過高加索邊境來建立直接的聯系。不錯，解決領土問題當時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因爲在阿爾明尼亞的達史那克黨人和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統治時期，土耳其軍隊又佔領了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一部分領土。凱末爾黨人明顯地破壞包含在『國民公約』中的義務，竟未在他們佔領下的三個『總督管轄區』內（卡斯，阿達漢，阿爾特芬）舉行任何的公民投票。在凱末爾黨人中間，顯示出不

少的反動分子和沙文主義者，他們夢想恢復大土耳其主義的計劃。例如，指揮土軍與達施拿克黨人作戰的年長卡賓姆·卡拉別基爾·巴夏就曾企圖消滅阿爾明尼亞國家，使它完全從屬於土耳其的統治。由於卡拉別基爾這種掠奪政策，阿爾明尼亞人民蒙受了許多犧牲。然而，蘇土兩國政府利益的一致，堅決要求達成協議，以便把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切力量都用去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與土耳其友好親善條約』。條約認定『對於兩大民族中的一個民族所造成的任何困難，都要使另一民族的處境發生惡化。』雙方不得承認一方因受暴力強迫而接受的任何『和平』條約。蘇維埃政府同時特別預先聲明，凡有關土耳其的國際文件，如未經土耳其大國民會議承認，蘇維埃政府將不予承認（換句話說，就是蘇維埃政府宣佈，它不承認色佛爾條約）。其次，蘇維埃政府完全放棄由領事裁判制度所產生的各種權利，因為這種制度與『一切國家的自由的民族發展不相符合，並且與完全實現國家主權也同樣地不相容』。該條約也規定了許多其他的重要問題：關於海峽、公民權利以及禁止以反對締約國對方為目的的集團來到一方領土上的問題等等。『東方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與俄國勞動人民爭取新的社會制度的鬥爭之間保持相互接觸』，以及關於雙方『鄭重承認東方各國人民的自由與獨立權利，並同樣地承認他們根據人民願望有選擇政體形式的權利』的聲明，都有很大的原則性的意義。

莫斯科條約是鞏固新興的土耳其國際地位的最重大的因素之一。土耳其大國民會議政府這時更能堅決地力求達到停止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了。

雖然如此，但不列顛政府仍繼續頑固到底。倫敦會議破產後，它立即煽動希臘人在安那托利亞探